

垄上行

●樊海霞



我从垄上走过，垄上一片秋色。风来秋瑟瑟，田里谷穗涌动。我身边，那些谷穗低垂着如狼尾巴一样的头，随风飒飒摇动，它仿佛在对我说对不起，我不能抬起头和你打声招呼。风吹着，饱满的谷穗沉甸甸好像拽不动的大脑袋，费力地随风摇动，那谷穗，在这个季节，还泛着些青绿，稍微发青黄。近看，像一串串的毛毛虫聚在一起，一起，远看，又像一串串的绿葡萄挂满青青的谷苗，它们都低着头，快要低到湿润的泥土里，旁边的狗尾巴草也不示弱地随风摇，无奈它轻飘飘的，如小狗的尾巴昂着头在摇。那些艾草，还有和谷苗比拟的实力，夸张地随秋风摇摆，铺满路边，长势都如此喜人，更不说那谷苗，青青的翠绿叶子舒展着，密密地挨着，让谷地里密不透风，就像一片绿色

的纱衣。抬眼望去，刚刚下过的一场透雨，让远处的山格外青翠，天上也如洗过一般，高远蔚蓝，丝云如剪羽，片片飘在天空，微微动着，又如一叶叶小船，在一碧如洗的静海飘。翠绿的谷苗弯成花环的样子，弓着背，整齐划一的队列在这蓝天丝云下，如绿浪涌动，“哗哗”一边倒去。风还吹起我的衣服，吹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谷穗成熟的味道，我嗅嗅，想起来幼年的麦穗的味道。麦熟的时候，秋风送来的正是这样的味道，带着青草的香味，扑鼻而来，摘下来，烤熟，用手搓去麦皮，饱满的麦仁诱人，倒在嘴里，满嘴便是新鲜麦香味。我想，这个也应该好吃，只是没吃过，现在，它还青绿着，没到彻底成熟的时候，不能吃，但是，这股清香已经让我陶醉。

我从垄上走过，总有不少收获。这低头的麦穗谦逊如此，我虽比它高，却自愧不如它，它越饱满越低头，我该向它学习。只有不饱满的谷穗才会昂着头随风“哗哗”摇动。要学这丰收成熟的谷穗，内敛自己，沉淀自己，在人际关系中，不做自以为是的。这谷穗头低得这样厉害，是因为今年是个丰收年，雨水充足，谷穗才会饱满，沉甸甸地低下头去，就等熟透成金黄色，打下诱人的小米，熬成黄澄澄的稀饭。这里有一句俗语：“春旱收，秋旱丢。”今年的秋雨一场接一场，都是透雨，在这里，朔州山阴的后所乡水峪口村的沙沙行上，一定是丰收年。不用看别的，你行走在垄上，看身边的谷穗沉甸甸，再看前边的玉米地，绿油油的好

长长的路慢慢走

●杨晓兰

单位搬迁后，离家远了很多，老公对我说：不行就算了，也该缓缓了。他这话对我来说约等于：咬咬牙，继续干吧。我从地下室抬出一辆相对年轻且轻便的自行车，一番擦洗之后，又“呼哧呼哧”给两条车胎补了气，然后在院子里小试一圈儿，车闸灵活好使，车座高低适中，估计完全能够胜任家与单位之间这段城之东到城之西的长途。第一天“长途”上班，我掐着点儿计算，按照我的骑行速度，算上途经三所学校，赶上上下学高峰时期的拥堵，一趟半个小时，一天两个来回，耗在路上的时间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啊！按照一寸光阴一寸金来折算，这得是多少金啊？且不说，春有风耗夏有日晒，秋雨淋漓，冬雪飘飞的恶劣天气对人的摧残！有个小妹给我一个建议：先买个电动车骑骑，然后赶紧学车。我最知道我，四个轮的连学的勇气都没有，电动车骑是骑过，刚上路心攥胆学骑，在小区附近的小路上来回转，迎面过个人赶紧刹闸，再一启动，心随着车“呼”地一下，所不同的是车向前蹬，心向上跃。骑了几个来回，拄车把拄的胳膊都木了。而骑惯了自行车的腿搁在踏板上无所事事，停下来时都不知道腿哪了——麻了。骑到老公等我的路口，想要停下来，却反向操作又踹出一截，把人家一溜矮矮的栅栏给撞歪了。那家伙急了，一把把我拽住，命令

我“撒把”后才把人和车给控制住。之后，我是谈电动车色变，不仅不敢骑，即便被别人带着也是操着十二分小小心，念念叨叨地提醒该如何如何，还不由自主地铺开身子给人家探路。这种行为多了，带过我的人一致认为我不仅不会骑车，简直连车都不会坐——和骑车人不在一条线上，容易把车带歪。我不甘心被人“鄙低”，也不愿意承认我不会骑电动车，试着在我们村人少车少的路上骑过，骑得挺好，慢骑优哉游哉从容自在，快骑则有乘奔御风之浪漫和豪迈。我说我骑的挺好，我妈不放心，她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骑着耍了能，上班那么长的路，人呀车呀的，你洋洋雾雾骑不了！呵，我的确是有点漫不经心的洋务劲儿！这一点，我妈说的没错。我有点小惆怅！这个班，上与不上，两难！到单位，领导说：“你这几天又盘肠（想事情）呢吧。”我说：“你会相面啊！”十来年了，我啥人她知道。我说：“一下子觉得真远呢！”她说：“别着急，走顺了就近了！”果然，我化整为零，把一条生路给走顺了。不仅走顺了，简直还走出一路故事和风景来。一日午后，我在一个岔路口等红绿灯，那个红灯有一分半钟，我退到树荫

下等。在人行道一侧的小游园边上，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女人面对面执手而立，男的一脸愁苦，胡子拉碴，女的背对着街面，细高跟儿的水晶带凉鞋，乍一看就像没穿鞋凌空站着，裙子挺短，头发挺长，像垂着一片黑绸缎。男的对那女的说：我和你相处真累呢……没等到那女的说什么，绿灯就亮了。我一路上猜测这两个人关系，依男的年龄来看，四十岁绝对往外，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已婚人士。那么那个女的就是他的媳妇儿，大中午闹了别扭，女的跑了，男的把她追回来，看样子情绪已经稳定，已经很有仪式般地进入了表真心、诉衷肠的环节。这样一想，中年人能有这份浪漫还挺美好！我把这个场景口头还原给同事们，像心理测试一样抛出关于这两个人关系的问题，答案有三种，有说是夫妻关系的，有说是情人关系，老男人哄年轻女的；有说是谈恋爱的，至少男人是二婚。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女的年轻时尚，她们之间有年龄差距。随后就是一番关于爱情婚姻家庭的大讨论。同一条路，基本相同的时间和地点，总会经常遇到那么几个人，一个器宇轩昂表情凝重的老人，稀疏的头发纹丝不乱地向后背着，衣服也穿得讲究，长衫长裤，扣子直扣到脖颈。他老人家走路高抬腿轻放脚，一步管一步。一个胖乎乎的小后生，短裤，鲜亮的花T恤，剃着光头，脑顶却扎着一根朝天小辫，

朔县年俗杂忆(六十)

猴儿尿尿

●陈永胜

的就干脆吊在树上，遇上体型大的“猴儿尿尿”，单位门前又没有大树的，就得在马路两边栽上杆子，拉上铁丝才行，东大街文化宫门前的便是这样。侦查“猴儿尿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看哪个单位门前的“猴儿尿尿”“货”多，主要看哪只“猴儿”的肚子大，以便晚上观看时选择。肚子大，自然就能多装“货”，这里的“货”指的是“猴儿”肚子里装的“火器”之多少。朔县人说的“火器”，指的是鞭炮、大麻炮、起火、三打金弹等烟花爆竹，这是一个统称，而且只有在元宵节期间才有这样的称谓，比如说，上街看燃放烟花爆竹，叫做“上街看点‘火器’”。春节期间家家户户的响炮活动则不称点火器。其实，除了三打金弹外，其余的个人家里也都燃放的。那个时候的花炮制作业还不发达，所说的“三打金弹”就是后来的地面礼花中的一种，即单筒三联发，射程远，色彩艳丽，声音洪亮，一般是三五枚捆绑在一起组成一组，一个“猴儿尿尿”最多装十来组，一般是五六组。相当于如今的一个40多筒的地面礼花。可那时已经好看得不得了。由于“猴儿尿尿”是焰火中的小玩意，不同于老杆，非得等到晚上11点才燃放。一般来说，何时燃放“猴儿尿尿”，取决于拥有它的“主权”的单位，因而随意性就很大了。有的8点就点着了，有的10点多还不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忙死啦，这一家还没看完，就飞也似地跑到另一家了。如果判断准、跑得快，好运气就是我们的，有时全城“猴儿尿尿”，就在我们的跑来跑去中看了个十之八九。

“猴儿尿尿”相对于“斗子”来说，体积小，里边装的“火器”也少，说白了也没多大的看头，但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它是元宵节焰火晚会的预热节目，早早地就把人们的胃口吊了起来。一般来说，大约晚上七点多一点，我们匆匆吃过晚饭，一群人相跟上了马神庙巷拐进东大街。其时，东大街上早已是人满为患了，有人要朝西门方向走，有人要朝东门方向奔，也有人要到南门或北门去瞭一瞭。如此一来，看红火的人就热闹了，挤掉帽子的、踩掉鞋子的人叫号成了坭蛋。我们刚走到柳家巷口头

似青纱帐，叶子都宽阔舒展，绿得葱茏，玉米棒子饱满肥胖得犹如围着绿被的胖娃娃，只露出尖尖的头和一缕玉米须，贴着头皮一般委顿着，更显出玉米棒子好像要破皮呼之欲出！绿色泛着黄的玉米棒子皮仿佛就要被撑破的感觉。它们整齐地直立在田里，每株头上像顶个避雷针一样，风吹过来，叶子“沙沙”作响，却摇动不了身子，它们挂了太多的玉米棒子，让它们不能随风“哗哗”摇动，只能让头顶的玉米穗随风轻摇。让我不觉哑然失笑，就如臃肿的孕妇，就如负重的人，因为承担，所以不能随意飘摇。

我从垄上走过，心中装满秋色。蓝天上白云朵朵，白云下却一片橙红，我走过去，看到的是一片像燃烧着火的高粱地，那些高粱穗子如醉酒的大汉，胖头大脑，涨红着脸，笨拙地也随风摇动，又像一只只火把，密密的挺立着。风一阵阵吹来，它笨拙地顶着个大脑袋随风摆动，宽阔的绿叶像要滴出水般绿得透亮。想走进去感受一下《红高粱》的意趣，却发现没有下脚的地方，密密的叶子挡住了我蠢蠢欲动的心。

只好作罢，沿着阡陌小路，垄上行走，看到一片青青草，也泛着黄，我想这里竟然有一片草地，走近才发现，这就是黍子，小时候爷爷种过，我认得，看似像草，其实是黍子。谷穗是紧密的，而黍子穗是分散着的，风吹来，黍子穗随风起舞，洋洋洒洒，可爱洒脱，风，你随便吹，我随便舞，四下八方的乱舞，让我心花怒放，为它自由的精神，不觉喜爱，摸起一把谷穗，绵绵的，凉凉的，捋一下，饱满的颗粒划过掌心，这颗粒饱满的黍米，让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橙黄的黄米，也仿佛看到了黄澄澄的黄糕。

我从垄上走过，垄上一片秋色！风来声瑟瑟，仿佛为季节讴歌！

压题图片由马占俊提供

走得挺快，小辫子像个毛莠莠一样晃啊晃，真得有几分可爱。

那天骑到窄窄的自行车道，单车猛地剧烈摆动了一下，我以为后轮出了什么状况，没等我反应过来，一辆电动车从我一侧骑了过去，骑电动车的女人还骂骂咧咧的。在十字路口，交警把她拦了下来，批评她不该撞人还骂人。交警说您真好脾气，我说她一定不是骂我，而是急了，慌了，有点口不择言。你看看，车踏板上站个小的，后座上还带着一个大的，娘儿三个骑那么个蚂蚱一般小巧的电动车在这傍晚的车流中蹦跶，可真是有点危险。从那以后，遇到那个交警，他总是热情地和我打个招呼。而我每每走到他执勤的十字路口，总要看是不是他在岗上。

单位新来的小孙和我同路，回家的时候就叫我，有几次就直接绕道给我送到了小区门口。我说，小孙，杨姐搭你一程车就已经很享受了，你把我放岔路口就行了。小孙说杨姐你别和我拿心。我心说，小孙对我好，叫我别拿心，是小孙做人的大气。我要真是一点心不拿，把人家的大气当作理所应当，那就是不懂事。别说是朋友同事，就是亲人之间也不能长久。高温那几天下午，小孙说杨姐你就在小区门口等我，我接你走。我是既感激又不好意思，我何德何能，她对我这么好，这分明就是人世间难得的缘分啊！

我奶奶活着的时候常说一句话：人这辈子啊，不走路还走三遭呢。人生路上走出一大截，回头看，还真是这样的。走什么样的路，遇什么样的人，经什么样的事，没法预设，更没法预料。

快也好，慢也好，但有一点，只要认真地走过，山一程，水一程，一程总有一程的风景！

西侧的影剧院门前，前面的人就潮水一般向后涌，有人说，职工医院的“猴儿”点着啦。语音未了，前面一棵柳树上的“猴儿”果然冒着滚滚的浓烟，似乎向人们傻笑。眨眼的工夫，“猴儿”带着急迫的震耳欲聋的声响“尿”在空中，博得人们一乐。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猴儿”并不是职工医院的人点着的，而是好事的人架着“马马架”点燃的。“马马架”就是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组成的“云梯”。“猴儿”无故被他人点燃，据说气坏了当时职工医院的个别人。不过于看红火的人来说，倒是拍手叫好的事。

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儿恐怕就没见过“猴儿尿尿”了。我女儿看我写这篇文章就反复地问：“到底有多好看？顶正顶不正礼花好看？”

吊在半空中的“猴儿”，尾巴底下有一根粗粗的、长长的火药捻子垂在离人头顶一米多高的地方随风飘摇。等到这根捻子点着后，咔嚓咔嚓的声音伴着黄红黄红的火光迅速地向上升伸着。猛不防，“噫——”一声长响，一根响炮的起火从“猴儿”的肩膀上钻出来冲向了天空。接着又是“噫——，噫——”的几声长响，宛如花果山上的小猴子欢快地去寻找它们的美猴王去了一样。

接着“猴儿”便开始“尿尿”了：伴随着“唰啦——唰啦——”的声响，眼前的一道道白光缓缓地洒向了大地，同时浓浓的香香的硫磺味儿便弥漫了四方。再肚子大的“猴儿”，它的“水泡”也是有限的，“猴儿尿尿”来回不到五分钟。

好看吗？说实话，它没有当今礼花的绚丽多姿，也没有当今礼花的惊天动地和撼人心魄。可是它却深深地“尿”在了人们的心灵里。

诗词十二首

●马占山

雁门关

勾注危峰孰可攀，征鸿折翼此雄关。
一鞭残月犹相照，千载狼烟不得闲。
铁血只今悲化碧，丹心终古忆遗斑。
门楼天险谁家守？迤逦山阴汉墓间。

雁门关外吊古

北望河山千载秋，秦明汉戍戍兵楼。
山阴道上凄凄墓，马邑城中嘒嘒甍。
漠漠金沙沉碧血，悠悠云燕演恩仇。
只今固垒知多少，遗作来人桑种丘。

佛宿山

盛传佛宿几千秋，道场莲台供玉馐。
乱石处开蝴蝶谷，杂英中掩化悲楼。
山南入北遭云朔，山北侵南逢代州。
人马生津峰两座，因名草珠与馒头。

庐山游

日如止水望飞烟，身到匡庐此有缘。
可叹瞭台无数客，空留银练挂前川。

别友

斑斓月影又将西，酩酊临晨蘸酒题。
此去无多凡物送，红霞片片任君提。

劝学

仰天恨晚叹时光，一任科班墨客狂。
若有经年书蠹志，小虫啃下大文章。

清明祭

吊纸香烟百丈高，莹中富甲墓如潮。
曾经济倒人间客，也拟王孙把扇摇。

和氏璧

谁说人才惟楚中，荆山璞玉血殷红。
勿言秦赵相争事，我亦于斯会挽弓。

洛阳郊夜

洛阳城外旧朝庭，明月芦花共晚晴。
远处邙山深几许，鹧鸪宛转叫声声。

为第三季中国诗词大会折桂者雷海为赞

香车宝马日消磨，安得如吾外卖哥。
可笑千门呼饭客，衣冠楚楚俗人多。

卜算子·春来

黑雪尚残存，白草犹枯折。关外桃花柳絮迟，百物知时节。

惟有稼禾人，独解二三月。料峭撩衣垄上行，心已熏风烈。

临江仙·为多年同学一聚作

追梦当初多俊逸，共挥雄斥方遒。
何曾为有少年愁。庸庸非我辈，热血祭春秋。

四十年间风更雨，赢来飞雪白头。
天高云淡有歌讴。铁肩人未老，依旧数风流。

重阳

●罗学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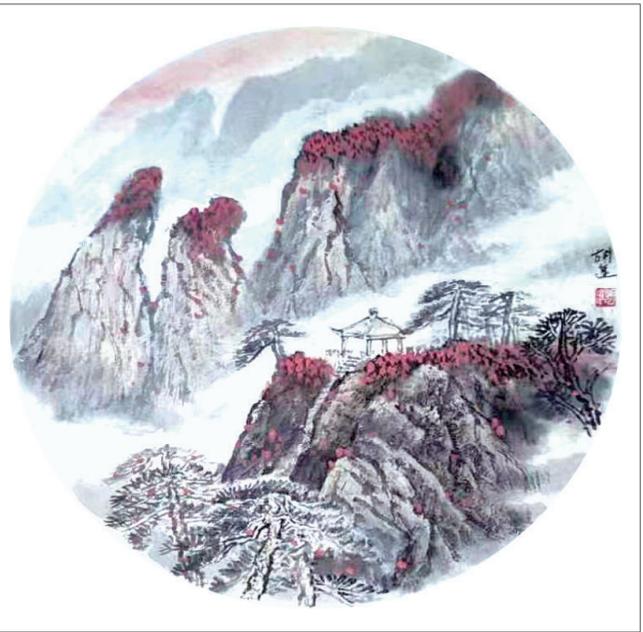
菊花尽情舒展开放，没有什么让她值得灿烂
篱笆墙举起黄色绒球和夕阳
挂在枝头的橘子，每一颗都是岁月饱满拿捏的坦然
天高云淡有雁声驮着萧索
秋风挺开锈锁

斑驳的墙上故事还在演
讲着在一起的幸福
而我顺眼睛流淌出的水中有盐
泡制希望，泡一杯菊花茶
递给对面的你
生活，再一次让我打碎牙齿
踉跄向前

中元节前夕，我回村时，恰遇从未见过面的内蒙古察右中旗小叔回山西右玉寻亲祭祖。

说起小叔还得追溯到我爷爷辈分，在很早前年，我老祖兄弟兄几人从晋南洪洞北上逃荒，一路向北到雁门关外，先后在朔县淘八庄、平鲁麻黄头、右玉沟北村住下，各自立门户。老祖来到右玉沟北村娶妻生子，共生养七个子女，儿时夭折两个，活下来四儿一女。我爷爷为老二，小叔父亲为老三。听父亲讲，我爷爷是李家有才之人，能说会道，邻里乡村很有名，哪家闹矛盾，就请他去当说客。所以说是我的掌柜的。有一次，李家兄弟们因家庭琐事闹起了矛盾，小叔父亲一气之下带着老婆像其他走口外之人一样，背着行囊走起了口外。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头，日行夜宿，一直走到了中旗二号地乡三号地村。就这样安营扎寨，过起了自己口外的生活。

小叔父母亲共生有四个孩儿，两男两女，小叔为老小，上有两姐一兄，小叔从小好学勤快，先后读了两次师范学校，第一次是文革后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由于小叔人品好，为人能干，被公社和大队联合推荐上了乌兰察布盟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村当了人民教师。小叔自以为自己没有学到真



胡进 作